

華亭縣志

增修華亭縣志

卷陸

增修華亭縣志

第十編藝文志

藝文為國學之精華凡人力學其發為文章詩歌者不但個人才識之高低心術之邪正氣魄之大小造詣之深淺於此可見即地方普通文化之升降運會之轉移體例之變遷舉事實所不能盡知者皆可於文藝中求之舊志無藝文志僅有詩文數則夾雜於各志之間閱之頗覺亂人心目姑提出合採訪所得按時代次序另列一編以清界限或為有識者所樂許也

文

類

採訪由嬴秦迄民國廿一年止共得雜文四十三篇謹按朝代錄之以備華亭文運之徵

朝那湫詛楚文

秦

闕名

華亭縣志

卷四

藝文志 文類

一

有秦嗣王敢用告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布忠告於不顯大沈久湫以底楚王熊相之多辜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實戮力同心兩邦若臺絆以婚姻衿以齊盟曰萬世子孫毋相為不利親即大沈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庸回無道淫佚耽亂宣侈競從變渝盟刺內之則暴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圍其叔父竄諸冥室櫛棺之外中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不顯大沈久湫之光烈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滅伐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不顯大沈久湫之邈以圭玉犧牲求取我邊城新郢及鄔長新我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意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

偪我邊境將欲復其貺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敝賦輻棧輿禮
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不顯大沈久湫之
幾靈德賜克劑楚師日復晷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
詛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女師箴

漢
皇甫規

觀象制教肇經乾坤家有主義室有嚴君各有定位陰陽是分
昔在軒轅陶化正刑刑于壺闈以臨百官煌煌后妃女統是閑
穆穆夫人爰采潔藝師禮莫違而神罔時怨關睢首化萬國承
流實有淑女允作好逖唐媛興媯文母盛周德音不回宏濟大
猷咨爾庶妃鑿輅斯邁戰戰兢兢勵省鞶帶漸近不形變起無

外行難著而易喪事易矢而難退動若順流應如發機奉上惟
敬撫下惟慈怨豈在明患生不思

對策

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偽威分
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沿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
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
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
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
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
日月不光旱魃為虐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誠累至

殆以姦臣權臣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更黜遣剗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誠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慮周召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今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

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陟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

求自効疏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徐荒飢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旋

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知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再求自効疏

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顯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畧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預籌

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痼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烏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

自訟疏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川侵至涇陽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魯驚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君臣之義不敢告勞故恥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

罪悔前踐州界先奏郡守朱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遣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畧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國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

衆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污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畧上

元守論

晉
皇甫謐

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振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飢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况生為人所不知死為

人所不惜至矣暗聾之人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天下笑者以為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惟無損則至堅矣夫惟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

上晉武帝疏

臣以疋弊迷於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人綱不閑鳥獸為羣久嬰篤疾違錯節度於今困劣救命呼喻父兄見出妻息長訣

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臣聞上有聖明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惟陛下留情垂恕更旌瓌俊索隱於傅崖放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

篤終論

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得逃遁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如令魄必有知則人鬼異

制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品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啟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夫而大為棺槨備贈存物無異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為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為誠死誓難違幸無改焉

三都賦序

元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宏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

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採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一曰風二曰賦可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於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制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其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談空類大者罩天地

之表細者入毫纖之裏雖充庫聯駟不足以載廣廈接棖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若相如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簡約之制煥乎有文蔚而鱗集皆近代詞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袒構之士雷同附影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却為魏王述其都畿宏敞豐麗奄有諸夏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氏以交禪比唐虞既以著順逆且以為鑒戒蓋蜀包梁

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誇中區之衍攷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比風俗之清濁課人士之優劣各沐浴之所聞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答辛曠書

聞服有素委心無量加昔州壤通門舊儀虛想之積等於陵阜汎愛不遺猥降德音清喻爛煥情義凝篤執誨欣然若饗太牢拘佩至春銘乎心膺且箕山之叟超迹於帝堯之世首陽之老抗操於有周之隆故能名奮百代使聞之礪節皆經聖明之論

所以邈世卓時者也至於鄙薄才頑行穢疾奪其志神迷其心因託虛靜遂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每自陳訴輒見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疾與榮競巾車順命非劣億所堪也密雲雖興枯木難植昔人有言欲之必為之辭豈來惠之謂歟猥承告示欲備七十木非梧桐豈敢棲鳳聞命悚灼如蹈春冰非苟崇謙實懼陷墜幸恕不假明亮志心

漢酒泉烈女龐娥親傳

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讐壽深備之會三弟皆疫死壽聞之大喜舉族相慶云趙氏強壯已盡惟有弱女

亦復他適吾無憂矣因弛防禦娥親子洧出聞還以情告娥親素有復讐之志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淚曰李壽汝勿喜也焉知我不殺汝雪吾門戶及三弟羞尚自大言若是耶乃陰市名刃持之晝夜哀酸圖謀殺壽壽聞之行輒佩刀以自衛比鄰有徐氏婦者憂娥親中道見害諫曰李壽男子也素性兇惡今身加衛備縱令志行猛烈而強弱不敵邂逅莫制重受兇人之禍絕滅門戶痛辱匪輕願熟計之娥親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何顏久活今三弟雖死而娥親猶在豈可忘血恨之讐哉若以卿心况我則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則壽必為我殺明矣自是夜數磨礪其刃扼腕切齒悲啼

嘆恨家人及鄰里咸非笑之娥親曰爾輩笑我直以我弱女不能殺壽故也誓當以壽頸血污此名刃令汝輩見之以明吾志因棄家事乘鹿車袖刃伺壽漢靈帝光和二年二月上旬猝遇壽於都亭之前即下車叩馬叱之壽大驚愕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人馬俱傷馬驚墮壽道溝娥親復就斫之深中樹闌折所持刀壽創巨未死娥親欲拔壽刀壽瞋目護刀大呼躍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攝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抽壽刀截壽頭持諸都亭請罪有司鄉人聞之觀者如堵莫不為之慷慨悲喜而驚嘆也時漢陽伊嘉為祿福長義不忍論弛法縱之解印去官娥親曰讐亡身死妾之分也治獄明刑官之責

也何敢貪生以枉國法守尉自是不敢公縱陰諭去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大讐已雪死有榮幸乞得受法以全國體不敢貪生有負明廷也守尉固執不聽娥親復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典殺人之罪法所不赦今既犯之義無可逃願就刑戮殞市肅法以全妾志辭氣愈厲尉為之屈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協商強載還家表奏京師着候上裁卒以義烈赦免碑旌門閭弘農太守張奐高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者莫不改容稱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囑余立傳余謂父母之讐不共戴天此男子之所為也而娥親以弱女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讐黨之兇言奮刃都亭人馬

俱摧塞亡父之怨雪三弟之恨俾大義昭明於天地近古以來未之有也詩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非娥親之謂乎後其子洧仕魏為西海太守誰謂非義烈之所致哉

遺顧子元書

隋
皇甫績

皇帝握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於唐虞弃干戈於湯武東踰蹠木方朔所未窮西盡流沙張騫所不至元漠黃龍之外交臂來王蔥嶺榆關之表屈膝請吏曩者偽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於荼毒皇天輔仁假手朝廷聊申薄伐應時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復生吳會臣民白骨還肉唯當懷音感德行歌擊壤豈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醴吾是隋將何容外交

易子析骸未能相告况是足食足兵高城深塹坐待强援綽有餘力何勞踵輕敝之俗作虛偽之辭阻誠臣之心徒惑驍倖之志以此見欺必不可得卿宜善思活路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

錢本草

唐
張說

錢味甘大熱有毒偏能駐顏彩澤流潤善療飢寒困怠之疾服之立驗且能利邦國污賢達畏清廉貪婪者服之以均平為良若不均平則冷熱相激令人霍亂其藥採之無時服之非理則傷神弱志以之流行則能格神靈通鬼氣如積而不散則有水火盜賊之災如散而不積則有飢寒困怠之患至一積一散謂之道不以為珍謂之德取與合宜謂之義使無非分謂之禮博

施濟衆謂之仁出不失期謂之信入不妨已謂之智以此七術精鍊為方久而服之令人長壽

座中銘

唐

皮日休

恃道輕於人道果不足貴誇藝傲於俗藝果能富已怨寧失乎忘惠寧失乎施謙寧失乎過敵寧失乎避譽高不足樂譽中必有毀名高不足榮名中必有議不足妨乎濫有餘誠之侈無行織巧機無用奸欺智奪權思已權奪位思已位謗人思已過危人思已墜藿食想飢夫其食即飽矣單衣想凍民其衣即溫矣何以拒倭人無信已之美何以處權門無徇已之意勿為仁義詐勿作貞廉偽勿謂矯俗高勿取要君利一敬思衆侮一愛思

百忌勿是人之非非傷已之是在貧若思富富者思石季在賤若思貴貴者思宰詒稍盈念撲滿稍溢觀敬器吾道諒如斯何憂復何懼

主山白雲洞記

明

胡纘宗

隴西多名山崆峒崔嵬西傾磅礴鳥鼠峯嶓嶮蜿蜒勝矣而隴干之主山天水之麥積崖仙人巖襄武之馬麓山靡不佳麗以路不當衝鮮登眺者主山僧來道其山之勝衆山環拱一峯突出高比崆峒厚比西傾奇擬仙巖廣類鳥鼠秀嶺奇峯層巒疊嶂丹崖翠壁傑閣危樓赤欄朱檻蒼松古柏山藏乎寺寺傍乎山絕頂亭高層巖寺密寺覆巖下雨不能及下瞰洛水前俯

龍山龍山揖讓洛水追隨遠而望之梵宮如闕崖路如梯懸巖如廈絕壁如堵蓋週寺皆山是山其主也名曰中臺傍有石徑如楔為寺東門東為觀音山其山如獅之蹲山石龍從如柱旁列筆華山如附名曰東臺南挺最高峯其峯秀拔如星之麗石磴如攀其壁如削名曰南臺西峙羅漢崖其崖盤踞如起如伏而崖瑰嶇名曰西臺旁有石洞為寺西門北聳雲崖其山三疊高出雲表如鵬之運其上石亭突兀其中石閣崢嶸其下石殿輝煌亦覆巖下為雲巖寺雨亦不及下竚香臺前緣石徑左引槎橋如限名曰北臺夫山擁峻極則四臺為輔山佇阼階則四臺為廩而水洛循麓隴水出谿山色金鋪水聲玉韻山不中立

以為之主哉臺西有竹枝峯其峯如架如門峯下有寺有滴水潭其潭如淵斯則主山之羣從也嗟山勝矣郡中潛夫創論元晏撰記謂皇甫有偉績兩吳有奇勲是非其靈秀所鍾歟而山不虛峙矣崖峙左壁有洞焉山僧法印所闢者其洞朝夕多雲而雲多白洞中雲出洞上雲盤洞前雲駐洞底雲擎歷四時焉主山多勝槩白雲洞其一也是洞倚層巖而臨峭壁蓋負山而履水固北臺之碧石主山之丹穴也山僧闢洞其間不取其山水迴合歟夫西傾有洞而洩水出焉鳥鼠有洞而渭水出焉蟠嶠有洞而漾水出焉崆峒有洞而元鶴生焉主山有洞惟多白雲洞非是山之石窰歟夫山有洞僧多主之不知是僧能主是

洞以考是洞否歟吾聞主山奇甚是僧不能詳所繪圖不能悉然是山距吾秦邑不一二日程吾不能一登以悉其勝吾不及山僧矣姑記其畧以畀山僧

陶神廟記

明 趙時春

制火用以利民者燧人也創陶器以便民者帝舜也平水土以居民者神禹也益實佐禹其後為秦虞闕父為周陶正乃纘緒於岐故周秦之鄙禹王䟽鑿之迹咸存而陶器古朴實宗有虞氏之法而用必資土水火敢忘古聖賢之烈乎廟貌以春秋享祀之大報本明忠孝也但利之而不知其本君子之所憂也瞻廟祀而知其本則知所以生知所以養教斯立矣利而因之以

立教斯利物知義之道也廟地嘉靖初元尚為林藪十二年市之山民漸芟柞耕陶十八年始易廬作廟不容尊俎三十九年始易堂及門各三楹仰聖明長治之澤茲亦一徵也歟

朝那廟碑

朝那秦肇縣惠文王使張儀陰謀伐楚獻文於湫神曰敢昭告於巫咸大神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是時楚方強三閭多賢能謀熊相昏不用自陷囚執兵敗國削非神禡其魄者殆不至是也但湫之為神為巫咸豈商之賢相與或列子之所述與抑自為一人莫可徵矣而神之名為巫咸則可據也相傳為朝那縣令令者邑萬戶秩千石之官秦以朝那北距義渠西至犬戎而

萬戶之民半為戎狄以一令柔遠能邇卒兼義渠塞河南史雖失其名而其令之才且賢亦可想見豈不足以嗣周公之功亦聖人之徒者與但朝那地界固廣而湫則所在有之唯華亭縣西北五十里湫頭山最高池滹泓莫測旱潦無所增損且北麓出涇南趾出汭神靈所棲莫宜於斯而境內百十泉湫咸朝宗涇汭而湫頭實涇汭之源禮祭河先源而後委則朝那之廟食於華亭又其宜也但湫去縣至險遠香牢舊傳于縣西北十里湫頭中支之下原去縣近而山平曠有泉錯出下為雨亭溝時民咸仰惠澤故遂立祠屢圯必修顧稱曰蓋國大王則無所據而名不正時春生於朝那數千載之後每誦經史窮治亂覽山

川美禹績思聖賢之風烈以為拯否定傾必代有哲人而文獻莫徵予修郡志蓋喟然三嘆焉竊自入邑庠薦鄉舉躬覩胡馬飲涇惜無策補救興周禹之緒四十餘年力已衰而志未渝事親既終喪乃以甲子冬至定居雨亭溝之東二里許與祠相望乙丑春旱至五月弗雨民恐食飢遍走羣望余告以湫神之靈時兵部郎中周君鑑鄉進士曹子繼參在余所遂以月之十日同祈於神而縣之耆舊狎至共澹湫以還而北風忽化為谷風陰渰羣然突起至夜大雨翌日乃晴語具祭文云故勒諸碑陰以後思雨即雨雨足即晴八月之朔余祇題朝那神祠加額焉時方大澍言念即霽縣官遵化謝君濟縉紳劉子瑋等咸共伐

石志之以傳諸後且為迎送神之歌俾民歲以五月望八月朔
祀焉歌曰神之來兮幽之西金天煥兮霜霰虛雲之旆兮飈之
騎奔迅霆兮騰潛螭陽穆穆兮陰為電露灑灑兮雨徐徐阜我
兮百穀嘉蔬育我兮孫子祁祁衆角奔兮拜舞鳴鼓革兮糈脯
薦饘餼兮少牢之雞酬清醕兮田之黍春秋代兮綏神居千百
祀兮熄寇與虜神之享兮瞻顏赭條雲揚兮驂天馬佐少昊兮
於穆光陸離兮霞烏允之楹兮遨遊四海恬兮廣野前文鳳兮
後軒龍彼妖氛兮何為者

薛閩氏墓誌

華亭薛銓汝衡既歿之三十八年實明嘉靖丁酉歲縣以其婦

節行上聞部使者疑置不下己亥冬十一月閩氏卒其季子太
學生海及四子湘奉柩合葬汭陽銓墓右湘感母義負土築垣
植樹周匝廬墓三年海復乞予文表其墓按銓之高祖克溫避
元亂自扶風徙華以孝廉舉鄖陽同知子嚴為縣良術銓之正
太父也嚴子正舉於鄉授夏津知縣子銓為文學生娶隴人閩
君仲容之女為室生澤浦海湘四子而銓尋天殂時氏年二十
有九其族雖巨而家則中落氏獨艱苦備嘗養成四孤四十餘
年不負夫囑不玷家聲誠宜表揚以勵世風而部使者乃以其
子多且顯疑有司比黨卒不旌獎予謂其子多而幼家落且貧
設氏不苦節必不能教子成名子不承志必不能致母顯揚如

疑而不表則為善者沮且愧而小人得以挾君子湘之孝足以嗣貞婦聞於有司有司又從而疑之弘治三年儀賓劉華先號遊子且賄諸生學官稱其廬墓三年予先君力爭弗克卒登名國史華親死身未嘗一日不在娼館酒肆死之後妻妾醜極鄉人聞華名者無不笑且罵而我孝祠之盛祀華反與有榮焉宜有司以真孝為疑而並其信者畧之也予嘗備員太史今雖廢矣其掇拾遺忘彰善癉惡裨聖教於萬一予尚竊有志焉而不義如劉華者予得而更正之若閩氏與湘之節孝雖不見伸於有司予亦得表而稱焉

窮汭記

明
王寧

汭在華亭城東三里乃二水合流其北源出西小隴山下之馬峽峪俗呼曰北河河繞朝那山陽山上有古朝那王廟東去縣三里別稱為兩山其南源出西小隴山下之仙姑峪俗呼曰南河河繞王母山陰山上有古王母宮東去縣四里別稱曰儀山唐置儀州實以是名也儀山兩山南北對峙豁開如門故二水合而東流名之曰汭汭滙為深潭潭名合水水之北岸一台高廣平夷荆榛瓦石錯雜相傳大禹王廟也北登兩山之巔遙見東南隱隱峯巒侵入太虛者隴州吳山也沿汭石峽三十里皆斷崖峭壁神禹疏鑿之迹也峽行十五里南堦有神女廟匾曰抵汭元君土人呼為抵茹娘娘之廟東至安口峴北受柴坻川

水流至牛心山下南受武村川水洩至是益大又東北有斷萬山自馬舖嶺柴坻而來南有五馬山自石櫃寺武村而至兩壁削立巉巖百仞束洩於中雪浪湍激經行五里為屯城唐李元諒屯兵扼吐蕃處也屯東為崇信川洩水亦深湍不可亂行人皆袒而濟又三十里北過崇信縣城又東七十里至涇州回中山屬於涇

賜進士出身翰林苑庶吉士大名府檢校劉時中墓誌銘

明龔用卿

君諱時中字大本其先慶陽安化人曾太父德子三人長才卿中才義季才禮時張平章抗命慶陽天兵弔伐洪武二十五年

德因偕三子去之平涼華亭由是為華亭人才禮娶田氏生澄實君之父邑老儒生君少習父業為邑文學弟子員見知有司補太學生連登秋捷及進士第入翰林苑正德已外銓大名府檢校幹敏疏通太守任君深中賞之數任以疑事事皆辦開州豪吏為伯所訟州使徒往捕甲擊殺徒藏衣壁中而尸於伯氏之門州已收伯掠治承服然甲事頗露吏恐相坐益為彌縫委君覆訊盡得枉狀部徒破壁獲其衣刀闔府驚異大名縣喪尹吏民擾亂擢君倩行數月即治君素便騎騶嗜醇酒年六十八以公事赴都猶日行二百里值己未盛暑連舉數十觥傷嗜而卒君性恢達有謀畧所居得人歡心又好施予先配梁氏子三人

璫璣早逝季瑠党室女二長適張琰仲適辛永康繼室王氏生一女適余館友趙君時春故為余備述之側室子二瑀珮女三長適許滄孫三皆瑠之子尚稚故不詳載繼為銘曰隴坂之陰陵重巔鬱林糾結踞三泉時為大宅歸汝真安汝精魂上九天混沌未分將無全何以銘之為永年

家訓

明 張維新

世之人無論富貴窮通莫不知愛子孫愛子孫則必為之計長久計長久則必遺之以善言使世世遵其彝訓以垂於不朽則所啟後人者周矣今將齊家規模開列於後

第一則敦孝弟以明倫理

孝弟為人生第一事人弗孝弟則其餘俱無足稱矣故先之以孝順父母衣食必欲飽煖寢處必欲安樂而且婉容愉色以奉之不可稍有乖忤以致父母不悅至於兄長先我而生其序不可紊亂則尊敬之道宜講即如一坐也必兄居上而我居側一行也必兄在先而我在後飲食必讓言語必遜斯弟道行而孝道愈敦庶無愧於子弟之職矣夫能為孝子悌弟則事君必忠交友必信夫婦之別亦本於此斯倫紀綱常不已各得其正哉

第二則積陰德以裕後昆

古人云積財於子孫而子孫未必能守積書於子孫而子孫未必能讀不若積陰德於子孫使天眷顧之以為長久之計斯真

要言也夫所謂陰德者不過時行方便利物利人而已凡起一念行一事必思有利於人物否有害於人物否利於人物者即隨時隨事而行害於人物者即於初念之起而禁止之由是由一念一事之善積而至於念念事事皆善則天地祖宗必默佑矣所謂為善必昌積善有慶將世世行之勿替斯能享厚福於無窮矣子孫安有不昌大哉

第三則嚴內外以肅家法

易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以是知居家之道第一要內外嚴肅也凡男子自十歲以上即不可擅入內室女子自十歲以上即不得擅出閨門而言語受授必立之防維使無敢戲豫焉

至於家僮僕夫非奉主人之命不許親到宅門通其聲氣若在外婦人非係內親如三姑六婆之類俱不容出入往來必嚴以絕之倘或房屋牆垣缺壞處急宜嚴察補葺勿寬容而怠緩又宜置一倉房以收五穀糧食置一庫房以收油鹽醬菜家主執掌鎖鑰庶免家人偷盜如是門風不壞家事整肅斯誠處家盡善之道也

第四則崇祀典以報本源

家國一理國之大事首重祀典居家者何獨不然夫木有本而後枝葉茂盛水有源而後派流洋溢人不知祖宗之祭祀宜誠猶木之不培其本水之既竭其源而欲其後嗣隆昌難矣故四時

之祭必卜其吉日而薦其時食如祖考之臨其上而在其傍誠敬之中又存悽愴之意如是而世世相繼勿墜其典則本源既厚而枝葉有發榮滋長之勢派流皆脈絡貫注之形可不念茲而在茲

第五則慎交遊以端行誼

居必擇鄰交必擇友其關於人品學術者深矣爾等立志讀書必交直諒多聞之友直者言人之過失而不諱吾交之而得聞其過以速改諒者誠一無偽吾交之而得進於誠而無詐多聞者義理廣博學業宏通吾交之而朝考夕稽日進於明達而不惑由是人品學術不覺其入於正大光明之域矣至於為農為

商亦必交其有益於己無損於己者相觀而摩則事業與品行皆歸於端方不苟之中其為人也庶幾無愧矣

第六則重稼穡以足食用

詩云稼穡為寶代食為好以是知務農重粟人之本業而商賈奇贏皆其末焉者也故貿易之事雖不可廢要必以農事為重焉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俱不可失其時勿以偶逢凶年而自棄其播種之務勿慕貨殖多利而遂改其畎畝之勤如是則一歲豐盈可積有餘以備來年即不幸而遇水旱凶荒之時亦可恃其有備而無患則食用所出自有源流不匱者何莫非種稼穡之明效也

第七則教子弟以荷先業

先人之基業其授之我者將來必歸於子弟是今日之子弟即後日先業之廢興所攸關也近來習俗不古有幼子纔能言語父母即誘之罵人以為喜笑者有少壯之時父母溺愛縱其淫蕩而以為活潑者殊不知習慣罵人後來必為兇徒出言取禍鬪很傷人敗名喪身必由於此縱恣淫蕩必至以紛華蕩產賭博傾家舉先人之基業而棄之如遺貴者流於至賤富者至於赤貧是雖子弟之罪亦父兄之失教使然也爾等撫諸子弟當深念先人創業之辛苦當子弟十歲至二十歲之時勤於訓迪嚴於督責聰慧者教之讀書愚魯者使之務農俾子弟幼循規

矩長能成立則先業所賴以不墜豈有對祖宗而抱愧者乎

第八則辨婦言以杜讒慝

書曰牝雞司晨惟家之索蓋言婦入讒慝最足以敗壞家道也夫兄弟同胞未有不相親愛者自娶婦入門異姓之人娶於一家其能同心同德者少矣各進讒言以惑其男子枕上之語最易入耳又况浸灌滋潤使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由是兄弟各懷異心必至分居如一個渾全之物破而碎之紛紛損壞豈能更成一物乎爾等於婦人之言必察其是非審其邪正如其非禮而為邪說必深惡而痛絕之則讒謗不行骨肉得全則家道有盛而無衰矣

第九則尚節儉以惜勤勞

自古成家之人必由於勤儉敗家之子必尚夫奢華每見世之人祖宗受許多辛苦積成產業雖取用不竭生產日多尤必百方儉省惟恐耗費太過一旦消亡子孫不免飢寒困苦及至後代不知儉為美德務以豪華為貴見人飲食豐美而喜悅其口見人衣服顯明而慕其適體且見燕饗賓客而稱酒殽之芳芬噐俱之雕飾殊不知我之家業不敵乎人之家業奢華太甚日耗其財必至消磨於無有他日凍餒相迫求為貧者之子孫而亦不可得爾等以勤儉二字為法冠婚喪祭使有定費寧使人笑其鄙陋萬不可自矜浮華則惜祖宗往日之勤勞即留子孫

將來之福澤而孝慈兼全永垂為家法矣

第十則推愛敬以睦親鄰

親戚鄰里皆與我最切近者也故愛敬之道宜講焉夫由一本九族論之皆族宗一源而分為流派當念祖宗所親而體恤之更當思祖宗所重而恭遜之而凡為姑舅為婚姻以及同鄉共井之輩俱不可視為路人如我富他貧不可吝惜錢財不相周濟我貴彼賤不可倚着勢力欺壓平人有喜慶則相賀有患難則相助斯真仁孝之推及可以繼述前人即可以感格上帝而福祿來降豈有窮乎嗟乎日用瑣瑣非言可盡千百萬言不如曩哲之一語每逢朔望把文公家禮朗誦一番則知治家無有

不到之處再把我這遺言朗誦一番使大小童孫序立靜聽以
便遵行可也倘有不規子孫有壞家風上陳吾笏張此手澤為
家長者依法嚴治就如我在一般誰敢不服聽用家我謀庶無
罪悔敬慎爾德家道日昌

白崖行

清 武全文

何地無山何山弗青胡為乎隴坂之交白崖兀出磊落乾坤賦
異形其上羊腸開鳥道兩傍竦立削如屏其下蜿蜒臨邃谷北
倚華尖山之亭行人忽過此耳目駭未經僕馬環相向車轍為
之停叩山靈而問之曰衆山皆山爾亦山山山胡青爾胡白千
岩萬壑盡凝脂風起山暉飛練帛六月炎天雪亂浮午夜燈光

華亭縣志

卷四

藝文志 文類

二十四

失皓魄吁嗟乎一片空明草木稀粼粼白石餘蕭索從來萬物
喜繁華何勿與時爭芳澤停踪良久山寂寂隱若解嘲增悚惕
君不見世人愛功名鑽刺逢迎類飢溺紆青抱紫轂朱丹一跌
巢壞卵亦殞君不見世人圖富貴逐羶蟻附如射的珠玉錦繡
積丘山象齒焚身自貽戚終不如顏之璞揚之玄返真守一合
自然俯仰無求天地濶鬚眉不肯受人憐白璧寶吾潔白首矢
吾堅清白遺留亦足矣區區甯必在金錢世有以彼汶汶陋我
察察者從容掀我髯笑而與之言吾有大知己已在白崖巔人
生適所欲負質不嫌偏舍彼以易此非吾素道然竊願名利客
尚白以自全

秦詛楚文辨

春秋傳曰誓誥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霸君子觀周秦之末知世變為已極也秦惠文王欲伐楚投文于湫以詛之亦盟詛故習而後世什襲其文或以情詞古質有不失恤盟言質鬼神之義與與刪書節取秦誓有同旨與抑世人賤今而貴古故好事者積久傳誦不置也獨是盟石以告神或瘞于土或沈于水皆當在其本所詛楚文傳者有三告巫咸者當在鹽池而宋人乃得諸鳳翔析年觀下可疑者一告亞駝者當在靈丘而蔡氏乃得諸洛可疑者二考鹽池在河東解州西南地與雍隔不應越河以告可疑者三竹書載穆公十一年取靈

丘雖亦秦境而地遠不倫可疑者四告巫咸文東坡云得于鳳翔唐太古文苑佛龕之藏已備載之告亞駝文更得于二文既出之後恐屬附會可疑者五惟告大沈久湫文相傳謂宋蔡挺帥渭州得諸朝那湫旁考朝那偏近雍梁本秦故疆其地甚確其文非訛則其事可實然與湫並傳無疑也按大沈者大神久湫者故湫巫咸本曰不顯大神巫咸亞駝本曰不顯大神亞駝久湫本曰不顯大神久湫是也有字異而文同者如久湫文曰暴虐不辜巫咸文曰不姑久湫亞駝文曰幽刺親戚巫咸文曰親戚久湫文曰將之以自救也巫咸亞駝文曰自救毆是也有字異而義同者如久湫亞駝文曰今又悉興其衆巫咸文曰今

有悉興其衆久湫亞駝文曰克劑楚師巫咸文曰克制楚師是也或者習見詛楚文乃以巫咸為朝那湫神亞駝亦然一誤甚至謂巫咸曾為朝那令不知惠文王之先朝那尚未為縣安得有令是再誤矣趙浚谷志朝那湫亦稱湫神曰巫咸茲特辨之以正其誤云

書詛楚文後

詛楚文有三皆出於近世初得告巫咸文於鳳翔東坡鳳翔八觀詩嘗記其事舊在府廡徽皇歸御府次得告大沈久湫文於渭州時蔡挺帥平涼携之以歸在南京蔡氏最後得告亞駝文於洛在洛陽劉恂家其詞則一惟質於神者隨號而異述秦穆

公與楚成王相好及熊相倍十八世詛盟之罪以史記世家年表考之秦自穆公十八世至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從橫爭霸此詛為懷王也懷王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約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之諸國皆引歸齊獨後今文曰熊相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是也後五年秦使張儀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欺楚使絕齊懷王信之既與齊絕使一將軍西受封地秦倍約不與文又曰速取我邊城新郢及鄢長新我不敢曰可是也懷王忿張儀之詐發兵攻秦文又曰今又悉興其衆以徧我邊境是也是歲秦遣庶長章拒楚文又曰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是也此文之作乃秦惠文王之後十二年楚懷王之

十六年也明年春秦庶長章擊楚於丹陽擄其將屈匄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於既詛之後史楚王無名相者或以相與商聲相近遂以熊相為威王熊商考秦惠文王之立雖在楚威王二年然終威王之世秦楚不嘗以兵相加也或以楚自成王至頃襄王為十八世遂以為頃襄王橫秦人之文自不應數楚之世况頃襄立乃秦昭王九年歷惠文武至昭王是時楚已微弱非秦所畏不應有詛也或謂姓書以熊相為芋姓如熊相謀熊相祈熊相宜僚皆芋姓列國類不名其君故特稱其姓然亦未安相疑懷王名世家作槐年表作魏傳寫之誤也巫咸在解州鹽池西南久湫在安定郡即朝那湫也亞駝即呼沱河顧野王

攷其地在靈丘竹書紀年穆公十一年取靈丘故亞駝自穆公以來為秦境也時邵鞮徧走羣望想不止三所今見於世者止此耳著諸石章或沈或瘞石麤可礪圖其久而存也趙德甫金石錄云張芸叟黃魯直皆有釋文世必有存者但未之見俟尋訪以較今昔之異同云

涇源辨

按地志涇水出原州百泉縣笄頭山山海經云數歷山之西百五十里有高山涇水出焉攷高山在平涼府西水出瓦亭川而東笄頭山在平涼府西南下有百泉流而為涇皆源于府城之西如以地志為據則百泉為支高山為源兩說並存則涇水南

北有二源與汭同矣揆二水之形百泉諸水大倍於瓦亭川水經小水入大水以大納小不以小納大則涇源當在笄頭以地里計之高山距平涼一百二十里其地頗遠笄頭距平涼四十里其地較近瓦亭居崆峒西北笄頭居高山之東南似又不當以遠者為支近者為源下者為源上者為支也無已則隨山度勢循流攷源百泉之水由崆峒而東下山環水湧其勢澎湃於於勢為最順高山之水西出瓦亭川地遠流細北亂于涇勢則少逆矣後世述河源者曰崑崙又曰星宿海涇之大也不及河而達於河涇源人稱百泉者謂其奇離湍瀉不可狎視幾與星宿海同禹貢涇水兼屬渭汭綿亘八百餘里為雍涼間之巨浸

則其發源必有神靈瑰異之觀高山諸流固不可與百泉深廣同日語也故山海經雖出於前而紀涇源者必毅然屬笄頭大禹治水必隨山順其勢也朝禮祭海必先河神其源也然則山海經稱涇水出高山何也曰高山原本崑崙雄峙隴州西北笄頭密邇高山視之如太山培塿故志山者舍卑而從高猶志水者舍小而從大也統笄頭於高山而涇水因之不亦宜乎

汭源辨

朱子詩註云汭水出吳山西北蔡氏書傳云汭水出弦蒲藪西北後儒不詳察其地以誤沿誤直以隴州汧陽縣為汭出之源今攷隴州諸水皆由汧入渭不與涇通此不待辨而知其與汭

無涉也惟吳山弦蒲藪二說先儒抑豈無據而妄稱之哉攷古志華亭有隴山有汭水紀載甚確則汭水出華亭固無疑矣夫吳山亦隴山支脈華亭與隴州接壤境內諸山皆以隴山為鼻祖故元和志以華亭西山為小隴山而隴州近北之山又曰隴坻况唐宋之際華亭屬隴者再朱蔡宋人稱汭在吳山弦蒲藪西北安知不在華亭境內而必執隴以問汭耶攷弦蒲藪即今隴州蒲峪殆汧隴之西藪也其西北即華亭西山朱蔡二說誠不謬誤後儒不究屬隴之由又昧澆溪之隔誤以汭水為汧實由泥古所致不審于禹貢涇屬渭汭之句與公劉芮鞠之什叶作何解也而烏可不辨

學宮教士四則並序

華亭佟令重修學宮成予過視而色喜既而曰凡教士者先本而後末安定士子志不立業不勤困於貧斃於法本務則亟特書數語於壁為學者警其一曰聖可作也孔曰恒士何尚乎孟曰志匪志無事惡乎士志貞於恒斯謀克獲為克成志勿恒譬樹木者培其枝撥其根也根則撥矣枝云何故士也者志為根其二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與為嬉雖無荒也寧勤嬉焉則荒云胡嬉嬉則日損業斯隕如溺於淵不可拯也勤則日益業斯集如登於山不可止也猶可止也勤而嬉不可拯也寧可拯也嬉而勤戒哉嬉惟爾勤惟爾其三曰貧困我哉惟貧我困非貧困

我我困於貧貧矣勗哉貧不貧不困困斯奮奮斯有為古云沃
土民逸惡心生瘠土民勞善心生鳴乎善心生焉貧何病其四
曰非法不言士言也非法不行士行也言出於口不法戕口行
出於身不法隕身敬哉捫爾口齊爾度唯民之則士也不法民
胡則語云周士貴非貴周也士貴之秦士賤非賤秦也士賤之

涇源考

清
胡紀謨

宇內名川其清濁備詳於志記而載諸經籍者惟尤確皇上萬
幾之暇閱顧谷風涇以渭濁詩傳曰渭清涇濁又見宋蘇轍詩
有滾滾河渭濁之句元曹伯啟詩有涇清渭濁源何異之句始疑
傳註不確乾隆戊戌簡命疆臣察視涇源謨奉使往探聞涇源

出華亭西北九十里之笄頭山尋父老導之云此去山峯環抱
如門峽凡四層內有三潭深險莫測俗名老龍潭又曰涇河腦
至第一峽門望之其山深高面東北而背西南八峯環抱後二
峯極其聳秀前六峯逐漸卑遜形同佛手又如冠髻固名笄頭
策馬入峽徑蹊峽寬水僅數寸溯流而上曲折半里漸偏漸窄
水及馬腹幾不能涉注目仰視距第二峽門約四丈許三峽之
水流至二峽聚成深潭流為瀑布從第二峽門射下謨逼近之
投石潭中則窅不見底可知二潭三潭絕非人力所能到迴馬
出峽意欲登山俯視則峯脊如削無從竚足惟于稍高處望之
但見潭水青碧幽深莫測瀑布重疊而已環視笄頭左右俱有

土石小山綿亘四五里山下清泉百數星羅湧現與潭水滙流成川名曰百泉山之西崦有龍王廟塑三龍神以便祈禱其水自白岩河歷炭家峽東折五十里至崆峒峽又東流四十里至平涼城西西北蕭關之水亦東流來滙繞平涼城北而東流凡九十里皆清澈見底及至涇州淳口華亭之汭水亦東流來滙涇至此合南北西三水流雖極大亦不過微雜塵沙而已迥非咸陽渭之渾渾濁流可比也涇水千載蒙污不從此盡洗哉

獨醉亭記

清
趙先甲

予幼嗜學古人書每有心得輒怡然自喜如飲醇醪既而為儀州教官建小亭於東圃課訓之暇退思亭上風和日朗焚香酌

酒取舊書而尋味之上窺古聖相傳之心法下咀昔賢不朽之言論倏爾鳥韻入耳花香沁脾恍若覩時行物生鳶飛魚躍之機有慊於心欣然忘飲幾不知身之在何處也次稽古聖禮樂制度穆然神往不言不語瞑然獨坐望者疑以為醉予曰醉誠醉矣人亦有言衆人皆醉今之醉者獨我也遂因以名亭焉

登仙姑山記

華亭之西十里有仙姑山焉問名所由或傳昔有何仙姑曾居此山予登其上蓋有仙姑廟焉是山突然起於平川之中空所倚傍超然特立尾臨西山竹樹煙雲如翠屏然南則雙鳳諸山蜿蜒來赴北則皇甫華尖俛仰東迤而汭水瀠繞其下東則儀

兩兩山環抱而邑城適當其中此仙姑山之勝概也予訓課之暇偕同人出西門而登焉時維九月鴻雁寫天黃花綴地楓林霜葉殷然如醉寺竹千竿秋風摩戛古柏蒼松干霄直上回顧西山爽氣迎人俯視汭水清且漣猗穆然想見公劉芮鞠之即焉左右岡巒烟光如黛東望城郭宛在懷抱古儀州之遺址猶有存者於是飲酒嘯歌陶然獨醉仰青天而卧焉已而涼風至飛鳥回夕陽去素月來同人呼予僉曰歸哉予于茲有感矣仙姑山天之鍾靈也固不限於僻隅然天之物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生茲土者上下千萬戶矣胡為百六十年來無一人登科第入薦拔超然特立如仙姑山者乎或曰是氣之靈未鍾於人

而鍾於山或曰山以仙姑名其靈蓋鍾為仙是說也予顧笑而不信

遊龍門洞記

予至儀州十年矣久聞隴州有龍門洞洞中有號陳野仙者長老往往稱異焉予嘗欲往觀而未能也乙卯初夏友人趙生邀予往遊行五十里至山下仰見樹木蔭翳如無路然從林中盤折而上旁多古木奇形不可名狀其東南曰景福山緣山南下西折一二里遙聞雞犬之聲已而山腰如箕廟宇層層堂殿鈴鐸風動韻興恍惚異人間也東南山脊環抱蒼松翠柏宛然如畫西出一嶺高高下下數亭翼然谷中陂間芍藥紫荊蕃英燦

爛綠鳥紅雀莫知其名轉自旁崖小徑躋景山巔古木叅天四望甚遠旁懸大鐘叩應山谷於是藉草為風飄雲繞花香鳥語悠然不知身之在何處也俄爾寺童云此巔常有虎至友人驚起予亦徐返復至山北穿林而下西折十餘里峰回路轉有一石門旁鑿二龍額曰龍門洞委曲而前忽覩樓觀森列半在石山覆幬之下壁間小廟石洞高百餘尺儼如倒懸攀索緣梯身始能至然亦難矣回視景福山又一異觀也訪所謂陳野仙者云棲霞湘子洞緣山西下而北石級上下僅可容足行三四里扣其柴扉有童子出延入石洞洞中清涼有若秋冬已而野仙卧起髮冠敝衲渾渥灑灑宛然野人之象相與言論自云野

人無知也入第二洞幽冥如夜莫知所之入第三洞則小戶南通豁人心目俯視戶下絕壁數十仞頃之寒氣逼人不可久留而野仙披單衣温如也出自南下而東回首望之但見野仙坐山腰絕壁小戶間目送行人飄飄然有凌雲之概又見山頰下有鶴洞洞口置有巨缸中峰嶺之懸崖峭壁亦多置粗笨瓷器迥非人力所能至云皆野仙置之斯亦異矣既而歸人曰野仙果有異於人乎予曰何以異於人哉但其地異其所置之物異其貌亦異世俗之態耳數日每閒居獨處時猶穆然神往於山岩石洞之間也

三鄉古鎮隴華崇三縣地界毗連人民薈萃之特稱南有朝陽山巍焉峩焉仲春桃花燦爛崖壁三鄉風景無愈此者時有楊子永祥郭子文憲趙子仲仁會議捐貲僦工備器鑿石為洞雜施彩繪點綴名勝不三載而四洞成焉然洞宇之品峙氣象之崢輝誠一方之壯觀當代之盛舉也功成之日鄉之人士靡不仰其峻峭瞻其鞏固藉避匪氛賴安鴻庥期久而資遊供賞也故立石以永四子勛造之功云清嘉慶丙午夾鐘上旬撰書

三次重修紅山鎮大集賽樓記

清 孫 蘭

樓以賽名和樂也古者祀神必假鼓樂而賽樓之建未始非假梨園之歌舞以報功崇德於萬一也然而時有轉移物有變遷

斯樓之興非興於興之日其必有所由起斯樓之廢非廢於廢之日亦必有所由兆稽其始也初建街中限地勢之狹窄而歸市者碍於交易考其繼也移修街側拓地址以寬敞俾居廛者便於營生且是時斯樓之建尤有困難者在焉據父老言古樓之後屬徐姓地古樓之前阻喬生舍移修一樓賠屋數間幾經權商地址始得殆所謂為之於前其善始彰於後乎不意嘉慶六年賊匪一炬賽樓之興者復燬人民之居者盡逃及匪平而瘡痍滿目圖事復修湊金數拾兩發商生息至十五年始鳩工庇材而斯樓乃告成功丙子春好義輕財者又捐貲彩畫雖未若古之齊雲落星輪奐增輝亦可與昔之井幹麗譙媲美革飛

不洵為一鎮之巨觀哉余學淺詞蕪未能達刼建之雅意僅勉贅數言以志斯樓廢興之原委願大方讀之諒之勿過哂焉可也是為之記

重修飛鳳山朝陽宮記

清張士楷

嘗思鬼神之為德能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者固不僅在廟宇之輝煌神像之莊嚴而在天下之人覺非此實不足以明報功崇德之真意我華新店鎮之飛鳳山朝陽宮刼始唐代重修明時其間危而復持顛而被扶者已歷數次我輩生古人後不敢違古人刼始之雅意乃募化捐貲鳩工庇材於咸豐六年興工九年落成雖不能與龍宮像塔白馬青鴛相媲美然

亦足以增山色而壯地靈矣爰作歌曰山巔崔嵬兮龍飛鳳舞神恩浩蕩兮賜福降祥萬古不朽兮無慚唐休千秋永固兮不滅明光象功昭德兮父老誠敬禦災捍患兮子孫式芳清咸豐十年謹序

重修樂樓記

清徐際春

竊思草服祭蜡禮經有報賽之文土鼓祈年籥章重歛豳之典為酒醴以介景福禮洽椒馨奏律呂而誦樂章神御田祖蓋禮樂不獨隆於郊廟而萍藻尤必薦於方社舞以節音八風自順樂乃崇德二氣斯和矧我大府元君澤深雨露望慰畢箕維嶽降神慈雲出終南之岫辨方正位寶宇奠華尖之陽考創建於

何年碑乃無字溯經營於前哲版則有名當春滿杏苑之時正
香薰蘭鼎之會踏歌踴戲聲溢楊柳樓臺祭酒獻羔歡騰臺笠
士女無如樓非引虹臺難戲馬墉則穿鼠檐且宵蛛會子弟於
梨園莫容一一竽客擊金鼓於榆社難睹重重綺欄鴉室之風
雨可憂蝸廬之塵氛奚免何日戟插王濬之宅且建多少長旛
此時風淒少陵之廬安得千萬廣廈蓋非青蚨飛來奚從黃鶴
駕去計百室之盈止孰餘一而餘三况八詠之高哉必美輪而
美奐農皆望歲太倉之陳陳誰捐子能肯堂賞匠之瑟瑟奚似
豈父老兮躊躇丸泥難封何歲月兮遷延大木斯拔幸而歲在
執徐年逢小稔二人占斷金之利衆心切成城之思粟米與力

役交征何恤澤門興怨王伯偕亞旅合作弗勝罄鼓催工尤賴
募玉崑山求金麗水家欣卞獻士樂鮑分惟惠心其有孚斯凡
骨之易換百緡是費五月報成昔耆老囑託之殷始丹楹而綺
井今百家拮据之力乃竚足而延暉將見虞絃再播愠解董風
箕疇宏開休徵時雨歌大有於苑屋躋同人於春臺獻犧尊以
祝田稱兕觥而介壽宜乎鐫銘綺閣勒石蘭宮以副國家重本
勤民之懷用勗方社踵事增華之士也已謹序

硯峽鎮保甲章程記

清

李毓恩

蓋聞普天就日善政宜先四海瞻雲保民為最然循良保民無
民不在保和之內不如以民保民斯民盡在永保之中所以堯

舜雖仁有苗弗率周武大定頑民滋多甘省亂後匪氛時有勢所必然責在秉鈞何公蒞任高平下車伊始作奸犯科者公悉令嚴拿不數月而渠魁梟首人皆頌何公之德而不知德之中更厲良法焉即示諭所屬各縣紳民編聯保甲立條十二鐫碑實行永保用享固不止我華硯峽一鎮沐盜息民安之休也已光緒十九年立

署理華亭縣知縣汪栗菴先生德政碑誌

清

陳輔周

公諱宗翰字栗菴楚北通山人也世安儒素壯列庠膠光緒己卯秋捷後登庚辰進士授職吏部主事考功司兼稽勳司恪勤供職疊荷獎敘以部曹改外歷授甘肅鎮原敦煌知縣均著政

績丁未秋蒞治華邑地方應興應革諸事靡不極意提倡初仿保甲遵設巡警於是盜賊肅清其特別者城鄉高初各學堂猶加意振惕捐廉補助平日訊清積案聽訟無倦稍暇則博採殘志編纂成書趕贖省局至若決獄訟減當利培修衙署創設待質戒煙義務各公所皆其彰彰較著者兵燹後百廢待興至公而規模大具慈心視民誠前後數十年所僅見之賢宰也經上憲明察悉公才具優長擢授張掖縣知縣卒以得授優缺遽賦驪歌邑之人相與感慨唏噓而深恨留公之無術也爰集鄉村耆老闔邑士庶緬懷遺愛託諸瑱珉俾後人撫摩之下想見循良善政百世不朽以寄謳思愛慕之忱庶景行仰止得所憑依

云爾

重修紅山鎮雲台寺賽樓記

清 朱善學

癸巳之春二月既望余以末學館於紅山鎮雲台寺之後洞其始下車見有瓦縫鱗比鳥革翬飛朝暉夕陰氣象萬千者賽樓也進而益上則殿宇層出廊腰漫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巍然煥然爽心悦目余竊嘆紅山勝狀盡在斯矣今又得賽樓以壯麗之則觀瞻倍覺其生色斯樓雖成若不勒石以垂永久則其功既沒而其事亦不傳丙申仲秋諸明公敦余遊宴僧舍道其始末屬余作文以記之余因知斯樓其成功匪伊朝夕其籌畫幾經艱辛由光緒九年至十五年其間所存地方公

款不足需用又於鎮之樂善好施處募捐若干乃奏成功是非王公瑛李公香劉公鋼李公一心羅公光辰李公根秀辛公福經營之力曷克臻此美備哉余以固陋遷客不見棄於諸公特恨筆非江花文慚勒序畧贅數語奮興後人庶斯樓永被扶持於不朽也是為記

重修雲台寺獻殿記

清 劉煇基

且自穴居野處之俗既易而宮室之制方興自中天以迄昭代禮樂休明制作大備故其時俎豆之陳牲牢之獻罔弗於報功崇德之禮深加意焉爰考紅山鎮雲台寺獻殿不知初自何代而幾經變亂固與聖廟同一遭燬也今者殿宇重新獻殿未修

茲有劉公鋼羅公光辰鳩工庇材櫛風沐雨於修賽樓之後存儲光緒十八年至二十年地方公款錢若干縉斯獻殿乃得以觀厥成功由是春秋報賽聿著輝煌鼎五圭雙塾彰物彩則洋洋如在之神使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者胥於是乎在焉鎮人顧而樂之囑余誌之余乃草率之筆不足以盡聖居之靈秀彰善行之宏鉅蓋鑒夫昔人有舉必書使後之人有所考證是以濡墨從事勉為之記云

姜鳴皋先生逝世三週追述遺行誌

蓋聞無德不報作善降祥是以于公樹德駟馬增榮王氏將昌三槐發秀吾觀夫霜凌元圃而翠竹青松不改枝柯者其節固

也噐搜天府而渾金璞玉彌增寶貴者其質完也本邑有姜君鳴皋先生者世敦友愛夙秉睦婣事親則菽水承歡高堂安樂訂交則金蘭成譜異地應求壘篋叶奏元季誠難弟難兄琴瑟調和梁孟自如賓如友接遇似光風霽月暢洒落之襟懷仰瞻同泰山北斗負清高之德望至于鴻嗷惠濟恤憐則推食解衣燕翼謀深教子則讀書耕稼人稱賢哲天眷耆英以故無行不利通商則業駕頓朱受益以謙愛士則才崇元白惟大德必得壽杖家杖鄉杖國遐福備臻亦父賢而子肖能創能繼能成令名不朽迄於今騎箕尾於天上墓前木拱正狐首於邱中壠畔草荒猶令人徑過松菊想見元亮當年閑對林泉難忘田真餘

韻以故輶軒采俗旌厥門閭郡縣聞風表其宅里固宜絕流水之孤調頓教鍾子增傷讀岷山之遺碑可為羊公墮淚也已

汭水源流考

清 吳永興

攷汭字廣韻音孺說文解汭字從水從內即兩水相合之謂又小水入大水之謂是九州之水皆可以汭名固不僅一華亭之水也夫水之為汭有通名有專名通名者以類禹貢會於渭汭東過洛水是也專名者以義涇屬渭汭是也華亭南河發源於王天鎮之北寺溝石甕峽北河發源馬峽鎮之黑爺溝車廠溝均繞城東流近雨儀二山相合流入東峽又東流至石堡山下與發源山塹十二堡之柴坻川水相合又東流至牛心山下與

發源磨坪什字路之武村川水相合其相合處兩水之大小相同固宜得汭之專名若遠門川水其源一出高山堡之陳家河一出隴縣赤白鎮之石窟川至下關相合則易名盤口河東流入靈臺縣境則易名澆溪水明弘治戊午督學王公以澆溪水源亦出華亭經屯頭過赤城繞崇信之南匯靈臺良原諸水至邠西宜祿而入涇亦本禹貢名之曰汭考澆溪上游亦係兩水相合統名為汭是直以汭之專名予華亭全境之水矣至經屯城之汭東流三十里過崇信之北又東流七十里繞涇州王母山至涇口而入涇窮源溯流均長約二百餘里云

丁卯重九登仙姑山記

民國 葉超

余耳仙姑山之名久矣丁卯秋出宰華亭每欲登臨而苦無間九日有幸玉堂者邑名下士也絜友多人約遊此山余遂欣然從之余思此山以仙姑名者必其一邱一壑一泉一石猶如披雲裳以倚漢佩水珮以凌波抑直所謂虛無飄渺間綽約多仙子乎余方與世不相能又不遑為世之名公巨卿痛哭流涕而長太息則余寧敝屣微名追踪仙子不亦愈乎計西行十餘里迄未有獲忽幸君語余曰至矣曷登歟余訝然曰噫此巋然天半者疇昔登城西望已既隱約見之蓋有卓爾不羣之概如世之特立之士者余以庸愚見棄登之恐為此山羞余所欲登而徜徉以適志者仙姑山耳幸君啞然失笑曰先生未飲黃花殆

先醉乎仙姑山其在是仙姑山其在是遂畢登焉余觀山起於平陸不倚傍以為高也頂嵌梵宇松竹蕭疎洩水滌洄而東下儀雨皇華龍鳳諸山遙相環拱憑以長嘯氣撼九秋科頭松下松風作獵獵鳴似此山詔余以無窮興感者余不覺喟然長嘆曰余惑滋甚矣余非欲追踪仙子乎何至是為山所詔轉嫌山名以仙近乎物外名以仙姑嫌其物外有脂粉氣耶或曰此為何仙姑羽化之地是以名無稽孰甚焉余既以此山之卓爾不羣如世之特立之士者欲竟以卓爾名之則以山含笑色遜謝不迭余曰勿爾錫山佳名亦欲使後之登臨者顧名思義易資興感耳遂與幸君等浮三大白扶醉而歸又烏知其于斜陽古

剝中早已風吹落帽矣因筆於書以誌鴻泥

華亭縣忠烈祠扁額弁言

余讀華亭縣志至兵防篇有明正德十年大虜深入男女拒戰率皆糜木為弓削竹為箭射殺虜虜遂名木弓縣一節不覺肅然起敬而後知吾華之有人久矣但當時之歿於虜者甚衆惜皆湮沒無聞可為太息清季迄今匪氛尤熾而民之奮袂而起殺身成仁者時更有聞乃未經昭肅明裡用垂後來恐非崇德報功教忠勵節之意也爰按吾華文獻所及得前之為地方效死者六十名呈奉省政府准置忠烈祠于文廟戟門之外而一人入祀焉庶為闡揚先烈激勵羣情之一助耳時民國十七年

二月一日華亭縣長閩候葉超撰

詩類 採訪由明初以迄民國廿一年止共得一十六人之吟詠僅錄之以備研究詩學者之參考明以前無徵

楊謚墓碑陰詩

明 闕名

身卧荒邱立德貞千年埋骨不埋名文章官樣試金闕羽翼愛
隆活紫荆威憚陳州驅狐狸澤留晉地譽公卿雲初擢桂秋闈
盛塚上焚黃草木榮

崆崗元鶴

明 趙時春

元鶴塗丹頂飛身半雲霄遊戲青冥去欲止風蕭蕭唳聲透四
遠哀慘不能驕生子靡它適多寄崆崗坳有時飲涇澍還來舞
林梢高蹇防繒繳深藏避鴟梟無人記年壽有客嘆扶搖飄然
自情逸焉知松與喬

涇水橋通崆崗路

涇流雙峽阻崆崗近壘飛橋衆路通魚沫擁花圍岸石虹頭眠
柱隔溪風行人歷歷清垂影聯騎飄飄步接空何用新題誇四
馬只今容易到仙宮

和王太僕游崆崗步韻

登高還作賦福地又憑臨殿古寒煙歇路迴從騎尋長風吹暝
色斜日照空林欲覩蒼濛相歸來未滿襟

登崆崗

跼蹐緣鳥道礧礧俯陀盤絕壁千重起連天一徑蟠仰高心轉
迫迴首路方難險絕更休息凭誰謝馬鞍

陪許都事遊崑崙

飛鳥俯元都相將叩玉壺樹陰侵地遍山色近天無仙寓人何在塵心意俱殊狂歌吾故態行醉不須扶

和段義民崑崙述懷步韻

兀碑平穿縹緲間近連天柱號天關遠分秦隴三川水盡收崑崙萬重山

幽人淡雅駐山阿山上林青淑氣多梵宇虛空無水界身騎白象飲涇河

杖履尋芳遍五臺為誰長嘯為誰哀人間萬事吾能說濟世還須命世才

剡山半霽

山色平明翠欲鋪烟光水氣半天浮老農荷犁驅牛晚別作人間一畫圖

田邑侯邀諸宿儒三月三日會讌王母峯

君侯為吏值仙縣况余人間粗隱見邇來暫輟崑崙顏載酒又登王母殿暑氣風散林影涼落陽雲飄寺宇靚綠竹色深映碧苔朱衣光足酌紅面罇中美味涵瑤池眼底平疇夾汭岸醉來聊把角弧彎金鐫迸弦似驚電百步豎杆強八尺一發中堅分兩半笑酌君侯浮甕春衆賓動容來相勸可知冠蓋盡風流厯指繪畫色燦爛昔日經營構綺宮今時屢遂山中讌春酒年年

律曆新青山芳樹十八換每嘆西山爽氣多忽將伊古仙人羨
何如與子嘯臨風天寬地濶無爭戰聞道長安多貴人金紫銷
紆疾如箭轉瞬豪華皆枯槁縱有仙靈將誰伴今身見駕蒼鹿
車盈瓢共噉胡麻飯醞醑頻斟湛露濃始覺山人不貧賤約待
三花樹開時攀條折贈祝康健

建築新城

清 馬魁選

定中思禦侮卜築應星文趨事民心合畫陴雉堞分隍深疑却
月壁峭欲連雲無限心銘在千秋紀大勳

和前題步韻

清 楊榮胤

兵氛尚未靖聖主厭修文秦地山河壯儀城混沌分揮戈誰挽

華亭縣志

卷四

藝文志 詩類

四十五

日倚劍欲凌雲殺氣橫關塞懸封待策勳

皇甫山遊春

清 武全文

皇甫山頭草木春百年臺榭半荆榛至今惟有啼枝鳥飛飛來
往欲依人

儀城有感

步出儀城西北渡儀城水悵望古朝邶嫋嫋飛雲起

汭峽觀唐人戍守遺跡

斷壁嵯峨一徑通滔滔汭水湧西東千年鎖鑰雄荒徼萬里烽
煙靖犬戎白晝深巖藏虎豹陰天急峽吼蛟龍關山咫尺儀州
戍五馬峰高馭日紅

汭峽吟

清

于元煜

一線神功疏太荒
嵯峨石壁鞏嚴疆
禦戎事已成陳迹
牧犢人猶說
李王透罅激湍驚
霹靂懸崖古篆挾
風霜憑車無限徘徊
意倚劍長空對夕陽

探涇源五絕

清

胡紀謨

百數飛泉大小珠
老龍潭底貯冰壺
汪洋千里無塵滓
不到高陵不受誣
藏書獭祭論終刊
謾把笄頭認六盤
顛倒渭涇成的語
於今亦信說詩難

在山泉水本俱清
烏鼠何心浪得名
出谷非遙同枳橘
濁流萬

華亭縣志

卷四

藝文志 詩類

四十六

古不能更

法古原非泥古人
淵源聖學迥超倫
一朝垢淨分明後
二水方知面目真

紛紛毛鄭夢淄澠
賴有蘇曹句獨醒
水派河源衡帝簡
不須重補道元經

和探涇源二絕

清

趙先甲

清濁混淆千百年
誰知判別有青天
涇流本面從今定
始信詩家有謬傳

誦讀懷疑數十年
涇清渭濁久昭然
若非今遇皇天鑑
千古訛名嫁百泉

吟獨醉亭

春來坐小亭日醉在西銘鳥韻飛詩興花香動古馨凝目視新
草傾耳聽圓靈但願酩酊後陶然不復醒

城市若山居官閒日有餘烹茶聊代酒緩步以當車晝省違心
事宵維寡過書置身平坦地世路任崎嶇

儀城懷古

清 楊 淳

古砦經年半野樵晴空鳧雁自翛翛雲橫隴岫千岩近波湧湫
頭萬派遙斷壁草蟲吟夜月深秋煙樹鎖虹橋皇家池館今何
在寂寞山靈想漢朝

棧道途中夜雨偶成

清 徐際春

華亭縣志

卷四

藝文志 詩類

四十七

夜雨不堪愁裏聽遠山誰掃黛眉青聲催蟋蟀階空冷秋到梧
桐葉漸零老驥櫪吟悲食豆叢蠶路險怕鈴霖何時得覩承平
象好看連珠聚五星

問字人踪跡久停看花莫上水心亭鴻泥到處深如許似散寒
鴉數點星

儀州贈別

民國 戴光國

小駐儀州一載強萍分絮合費思量來時舊雨兼新雨去時他
鄉類故鄉綠水有情多是咽青山無恨漸成蒼天公指點君諳
否我已人間四十霜
來時容易去時難興到臨岐尚未闌有酒再拚千日醉無錢一

任萬人看年來功罪憑輿論此後升沉付達觀聽得東門驪唱
了據鞍猶作小盤桓

和幸玉堂丁卯重九遊仙姑山步韻

民國 葉超

華巔落帽在仙姑禾黍離離感故都却喜白衣還送酒高風得
繼古人無

和幸玉堂重九遊仙姑山西望蓮花台不見步韻

登高載酒過重陽醉向西風舞一場歸去來兮循大道莫因前
路嘆茫茫

重九遊仙姑山贈同遊諸學友

挺秀孤峰久擅名登臨濟濟盡羣英仰瞻河漢神俱遠俯瞰宮

牆道克明還執一經探鹿洞共期千仞起鵬程不妨落帽看頭
角箇箇崢嶸羨後生

戊辰夏旱禱雨送姜渭伯

壬子占何晚蒼生渴望殷庸愚疏政治夙夜負農勤汭水清無
澤華峯聳不雲鳩呼猶曉旭燕舞又斜曛旱魃乘為虐風姨未
歛氛老天還吝雨大地已如焚忽報流膏至休芳曝背耘精誠
推父老黎庶盡歡欣

三鄉山尋魚之化石

攀巖礪斧學為漁緣木臨淵總不如但使仙人能煮石何愁門
下食無魚

冬至偶成

律回歲晚慶資生
刁斗何勞午夜鳴
從此陽春應有脚
為民噓暖最關情

贈龍門洞道士程蓮孚

民國 潘偉觀

蹲出泥犁到樂鄉
名山名士最相當
塵心已逐浮雲散
智鏡將隨明月光
自古英雄多落魄
從來羈旅半愁腸
何如靜養忘機地
不道人間短與長

詠一高學生暮春龍門洞旅行

榭堂何事停歌絃
為入名山世外天
此去歸來應得意
襟懷不亞李青蓮

華亭縣志

卷四

藝文志 詩類

四十九

重九皇甫山登高

風寒葉老又重陽
結伴登高快熱腸
暫借黃花同一醉
幽情似與水天長

和潘杰三贈詩步韻

民國 程蓮孚

靈巖遙接水雲鄉
問字研經賴有當
未拜荊州明鏡霽
先貼翰苑唾珠光
詩雕彩筆千枝管
句鏤金鰲九曲腸
華縣才名君獨秀
淵源有自澤偏長

贈楊靜峯先生

茶果盈筵裕有餘
論交擬自太荒初
君身道骨梅花瘦
笑傲羲皇尚穴居

和潘杰三詠一高學生旅行步韻集句

民國

蔡金標

錦瑟無端十五絃一行白鷺上青天時人不識余心樂太華峯
頭玉井蓮

和重九皇甫山登高步韻

無邊秋色映斜陽陣陣涼風寸寸腸今夕我輩同酣飲醉望明
月樂俱長

撮土山巔掛夕陽凝目遠眺蕩詩腸歡言共醉黃花酒天寬地
濶孰短長

詠魚之化石七首

盤古初分曾逐萍遨遊滄海銳無倫一朝出浪化為石遲至今

華亭縣志

卷四

藝文志 詩類

五十

日始見人

不借玉人雕刻工生前模樣宛然同馮郎縱有彈歌計取次煮
來總是空

何年洪水遭沉淪拍岸叫絕色相存莫是君身為異物三生石
上舊精魂

不影鸞箋影石中生如躍躍欲騰空何時得遇風雷便鼓浪天
池氣更雄

搔首茫茫問太虛翻然登岸意何如詎嫌湖海波濤急決計出
洋與石居

空山常對赤松子幽澗幸隣黃石公休道蓬蒿頻掩映箇中元

妙起天風

萬里晴空悲失浪一輪明月照孤魂將來得入媧皇手補向天門瞰海門

和潘杰三重九皇甫山登高步韻

民國 姜輔周

同遊勝地值重陽載酒登高快滿腸脫帽皇山防落帽舉杯邀月意偏長

携酒登高醉夕陽河流曲似九迴腸皇山落帽秋風冷笑比霜巔那箇長

和潘杰三詠一高學生龍門洞旅行步韻

欲躍龍門久有年浴風帶詠如登天春花道上歡迎我踏徧鄉

華亭縣志

卷四

藝文志 詩類

五十一

關找愛蓮

雲程發軔是英年躍入龍門洞裏天自古人生無此樂大呼前輩李青蓮

蘭垣和尹欽庵新秋遊太白池步韻

風隨雁信出長城舊雨新晴未盡晴細柳短長垂暮夏浮鷗三兩聚初更百篇句好人何在半壁樓湮水自橫迴憶當年無限快臨流幾箇請長纓

無限春光未有光光榮太白試新章縱難畫閣梯霄漢也應臨池學李王綠染千層倚樹老波平一色接天長休言采石虧聲價幾見騎鯨浪裏翔

戊辰七月六日祝原勅吾縣長壽

克紹先賢道範長謳歌四野頌循良躋堂喜祝南山壽人捧竹
根我捧觴

治術原因學術來甘棠勿翦任培栽果然大德邀天壽詩頌南
山舊有台

食瓜鼓腹快如何舞唱豳風七月歌屆此賢侯開壽域華封濟
濟祝三多

和潘杰三遊蓮花台步韻

跳出紅塵掃萬緣名山另見一重天登台愛竹遮新日坐石拈
花繞瑞煙得意仍同騷客詠忘機又學醉公眠世情半點今消

盡不是神仙也是仙

和潘杰三遊龍門洞步韻

洞鑿龍門不紀年獨留古跡在人寰邱真以後名方著太白如
今渡有緣峭壁焚香通上帝懸崖設座列羣仙往來盡是紅塵
客天外誰知又有天

和潘杰三重九皇甫山登高

巖巖聖道本崔嵬道外羣峯渾似培三晉雲山空縹緲二陵風
雨任徘徊題糕客去誰為伴落帽人歸我又來不必追尋彭澤
令陶然且醉菊花杯

和葉逸凡縣長贈禱雨詩步韻

桑林牲莫效隴上暑方殷任談明渠惠空勞晉壁勤源枯悲渭
汭稼槁望霓雲雨足憑鳩喚詩成待日曛是誰驅旱魃為我掃
妖氛且喜霽霖降何憂玉石焚農夫歡潤澤織婦樂耕耘邑令
專平訟天和竟格欣

軼事 三則

姚宦縣之東關人本生父母先後死承理家事娶妻楊氏同撫繼母弟宮愛護甚親子宮紉性傲悍嘗以掌傷其嫂不之校宮長習與性成兄嫂情深手足為之娶妻宮性發輒撻嫂流血宦雖忿猶善遇之宮妻生子仲智宦楊時尚無子遇姪智撫愛又至後楊氏慮宦絕嗣勸夫納妾不聽楊氏乃買侍女銀兒縱夫狎之有孕復厚幣銀兒父母笄作官妾半歲生子仲信人皆贊楊氏賢稱宦嗣矣宮生女長贅楊氏兄子得椿智椿力壯性俱兇悍人與宮以三悍目之宦歿三悍量楊氏老寡無能謀其貲產誣嫂姑與舍傍三官殿道士通欲氣斃楊氏攫其家財計未

得遂明嘉靖十四年夏東峽田麥熟得椿鞞騎約楊氏同觀渡泖見仲智在岸顧皆姪殊不虞二悍忽挾楊氏置馬下纏以蔴條繫以巨石沈諸淵夜歸其馬翌早得椿佯驚謂姑夜與道士奔不覺也宮智和之以掩衆口人雖知之皆畏其悍莫敢言越旬日氏尸上浮邑人爭往觀之石猶在背會仲信幼匿育親家得無害惟行逆者皆氏親弟子姪無訟寃人後年餘宮與子仲智悉遭氏魂憑崇自言其惡孔竅流血次第暴死宦子仲信長得椿挾宮女持氏契與之爭田訟諸官得姚氏田三分之一判令析居不准再訟趙浚谷以為人倫之變風俗之蠹無逾於此者特援筆志之載入軼事以示儆

薛九先生清咸豐時廩生住縣西關北台性豪放善書尤工大字醉筆更佳時山西僑商因父壽求書一幀以致祝薛許之屢請弗至約之日商備陳幀墨至期請之不至又不辭復約之日商重置一切並盛筵以待乃先時自至昂然上坐與陪賓索酒暢飲呼菜大嚼豁拳酣歌不理書事醉飽竟褫衫鼓腹搖扇高唱踉蹌而去僑商惱喪恨其嘲謔呼僕速去幀墨免貽僑客羞至則見五福備至四大字已活躍幀上皆不知何時揮僑商復變怒為喜持至晉祝客均驚為神筆名噪一時莫敢與之爭鋒至今猶傳為佳話邑隍廟頭門你來了麼四大字匾額相傳為先生手筆儒林猶寶貴之噫嘻如先生者雖無青蓮之高殆亦

詼諧詭異之士歟

曹大儀清光緒間廩貢生居縣西趙家庄性嗜酒好謾罵士商親朋不敢近近則引經史訐陰私作謔語逞舌鋒嘲罵以為快後學以其老且先不與校見輒避之以免奇辱遇喪際非賓伊必至門橫詬賓之又於筵間吹毛求疵揉搓事主陵侮禮生倒棹碎碗釀禍累累葬訖校謝儀如市儈其性行雖縣宰亦不磨言滑稽則不似曼倩言英雄則不類伯翊死之日狀同乞丐無親朋憐民國十七年冬其子磊被匪擊死遺孫三式微可憫縉紳先生無以名之名之曰輕躁薄德故志之以為士林戒

志餘 四則

六等嘉禾章署華亭縣知事鄭為

照會事照得一族之有家譜一國之有史書必須旁搜而遠紹始足以考古而證今蓋山川道路隨歲月而變遷風俗典章因時勢而殊異况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由今視昔迥不相同是縣志之纂固創自先賢尤貴後人及時續修俾得燦然俱備也竊考華亭縣志初自前清中葉自同治兵燹以後板片灰燼刊本無存僅署內有抄錄一冊其中記載事實多在光緒以前迄今閱四十餘年矣年湮代遠遺老半屬凋零物換星移軼事必多散佚若不及時採輯筆之於書深懼幽光潛德之不彰轉致攷

華亭縣志

卷四

藝文志 志餘

五十六

獻徵文之無據言疆土則里甲之制一變而為自治區域矣言教育則書院之制一變而為公私學校矣言人物則忠臣孝子節婦前後相望指不勝屈矣加以鍾靈毓秀閱數十年之久積學能文歷千百輩之多其間鴻篇巨製傳誦一時雅誼高風流芳百世猶賴都人士廣為採訪分類編訂俾綱舉而目張復條分而縷晰庶乎盡桑梓忠公之義務亦實與人心風俗有攸關現迭奉

省道各憲通令續修縣志萬難^延緩查貴紳留心考據採輯志書有年堪勝總編輯之任茲特備文照會貴紳煩查照希即會同學紳商定辦法或任採訪或助編輯或任校閱或任督梓通力

合作期在必成博訪周諮期於無漏用是編為實錄輯為成書
顯微闡幽得爭光於壇坫考風問俗可無愧於軒輶本知事拭目以俟望旃勉旃仍將商辦大概情形先行覆縣查核毋延切切此會

知事鄭震谷

民國六年十一月 日

六等嘉禾章署華亭縣知事鄭 為

照會事照得本年十一月十一日奉

甘肅省長令准

內務部咨開竊維括地成篇外史掌四方之志廣輿有記柱下

華亭縣志

卷四

藝文志 志餘

五十七

藏百國之書從來開國首重典籍自昔經邦廣徵文獻况玄黃
遞嬗之際正典章絕續之交將欲敷布治猷允宜訂修方乘前
經本部會同教育部通令各省飭屬縣續修新志迭准咨覆多
已轉飭辦理在案惟事關纂修盛業自難急切程功綜其梗概
可得而言改革以來瘡痍未復軍資政帑羅掘俱窮兵燹天災
庫藏早罄制國用於預決算書以內仰屋猶嗟增巨帑於出入
歲計之餘點金何術其故一也撰述典文取資宏達懷經負帙
宜集方聞博物之儒茹古涵今必兼舊學新知之彥然或則地
介交通楚材可惜借或則邑懸僻遠碩士難求其故二也事涉藝
林未容簡陋開石渠而延士待建高墉設秘閣以藏書亟需廣

廈圖書館官觀繁興土木之功版築雕糜疇給泥沙之用其故三也顧纂輯新志雖未易驟觀厥成而掇拾國聞寧可不預為之計例如政域軍區之計畫今昔懸殊選舉學校之規程沿革互異山川形勢或輕設險而重交通水利鹽田或易經征而更舊額天時物產或緣科學而資發明金石文章或因晚出而多記載以及新語軼聞或四部猶虛而一失乃獲稗篇野乘或私家所有而官府反無待事搜羅用資考鏡宜廣獻文之路益高樹礎之基此時拾遺補闕式儲纂言記事之材他日設局編書自收事半功倍之效應請查照通飭所屬除已設局開辦各縣仍請積極進行外其未經開辦各縣應即體察情形先從徵求文

獻入手延集地方紳耆暫就各該縣自治機關附設處所預籌進行辦法凡關於鄉邑見聞公私撰著足供續修縣志取材者均應廣為搜輯先事編存以資籌備庶此時雖殺青有待尚不至文獻無徵而將來鉅製成功尤大省網羅之力在貴省當與本部有同一之願望也所有各屬辦理情形並希彙覆等因准此查此案前准

內教兩部會洛到署當經通飭各屬酌量舉辦在案茲准前因合亟令行該知事仰即遵照籌辦切實進_行以期蒐集靡遺供修志之取材攷信有徵備一邦之方策事關文獻幸勿玩忽切切此令等因到縣奉此合行照會貴紳請煩查照來文事理務於

里巷所流傳同人之籍錄聞見所及隨筆編記具報近之為一
邑之取材遠之備上峯之考查是則企予望之矣

知事鄭震谷

民國六年十二月四日

華亭縣政府訓令

第九號

為令飭照辦事案奉

甘肅通志局第三十九號訓令內開照得本局組織大綱及辦事細則業經函請甘肅省政府以明令公布在案查組織大綱第一條內載本局遵照行政院令纂修省志並督飭各縣修輯縣志辦事細則第十六條內載本局採訪則例另定之等語所有各縣修志事宜及採訪則例自應由本局詳加規定分飭遵辦惟現值青黃不接籌款匪易各縣修志局勢難立時開辦因時制宜統限以本年八月成立應需經費由各該縣自行籌措並將籌款方法及預算數目分呈甘肅省政府及本局備案以

華亭縣志

卷四

藝文志 志餘

六十

昭慎重是為至要切切此令

縣長張文泉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華亭縣政府訓令

第一號

令縣志局總編輯幸邦隆

為令行轉發遵照更正事案奉

甘肅通志館第二號訓令內開查本館奉

部令改組接管卷內該縣縣志局賚到新修縣志初稿六本足徵編輯迅速勤勞卓著殊堪欽佩惟詳閱全稿其間應有刪改修正各項另單分別註明隨稿附發仰該縣長交原編纂人照

依核定目次及改正事項審察妥當再行付印仰即轉發知照切切此令計發原稿六本核定目次暨改正事項各一紙等因奉此合行轉發原件令仰該局遵照來文應行改正事項及核定目次飭令該原編纂人分別逐一更正明確以便付印切切此令

縣長張次房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三十日

增修華亭縣志落成會祝詞

四則

朝那古郡久樹文旌時當漢晉輩毓偉英有光民族無玷國纓
志乘今輯令譽恒貞歡祝信史永播芳聲

一區民衆代表潘孔嘉敬祝

志為小史事繫修刪表忠揚孝旌節格姦官箴士模鬼道神關
流芳遺臭類馬同班於赫鐵筆洩衆騰喧

二區民衆代表車迎賢敬祝

儀山之岫洩水之淵縣有華字史無叢編泰來否去野化文宣
鴻志既作盛瑞必鮮誕生偉傑強固國邊

三區民衆代表幸育智敬祝

華亭縣志

卷四

藝文志 祝詞

六十一

乾嘉而後兵燹以來久無志乘忽有史才民物競秀水山暢恢
輝煌燦爛磅礴崔嵬如觀夏雲似聽春雷

四區民衆代表楊興林敬祝

增修華亭縣志終

華亭縣修志局庶務梁登瀛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歲次癸酉夏五月一日付印

